

云龙湖赏荷

段邦芹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彭城盛夏的美景,莫过于云龙湖的一湖荷韵。苏公塔下、南湖水街、荷风岛、紫薇岛,几百亩荷田次第舒展,翠盖田田、红蕖绰约,整个湖面氤氲着夏日独有的清润生机。

清晨,偕友人驱车至金山公园,于苏公塔前静赏荷塘盛景。极目远眺,碧叶连绵,如万顷绿绸平铺水面。走近岸边,只见浑圆露珠凝于碧荷之上,清风掠过,簌簌滚落,坠入水中,碎作一湖粼粼金光。粉白、嫣红的荷花错落挺出水面,姿态万千、各有风情:含苞者敛蕊藏韵,如纤纤玉笔静立碧波;半开者裹着晨露,嫩黄莲蓬隐于柔瓣之间,温婉含蓄;盛放者舒展芳华,层层花瓣通透明净,沐着晴日霞光。清浅荷香随风流转,绕堤穿岸,丝丝缕缕沁入心脾。

湖畔步道上,游人往来不绝,与荷塘相映成景。老者凭栏缓步,闲看碧荷连天;稚童手提小网,蹲踞水岸,追逐往来游鱼,俯身轻触浮叶;年轻人举着相机,穿梭光影花间,驻足取景,定格一湖盛夏芳华。临水栈道上,衣裙婷婷的女子依栏拍照,倩影与花影相融。一只画船轻轻滑进荷塘,船桨拨开水面,漾起层层涟漪,惊起几只蜻蜓自荷叶间翩然飞起。苏公塔飞檐翘角倒

映水中,塔影、花影、人影层层交叠,红黄绿相融、虚实相映,一步一景、处处含韵,尽是云龙湖盛夏鲜活温婉的气韵。

漫步水杉栈道,清风拂袖,淡香沾衣。我凭栏驻足,凝望这满塘亭亭芳华,心中生出万千感慨:荷花从来不止是一季夏时风物,更沉淀千年文脉、融合佛道哲思,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底色。

从古至今,世人偏爱荷花,皆因它一身独特风骨。根植淤泥,却洁净自持;盛放于喧嚣盛夏,依旧清雅淡然。不慕繁花春色,不逐俗世浮华,以一身清纯身姿,成为世人心中高洁、坚贞、纯粹的象征。

佛道两家都将其奉为祥瑞圣物,赋予深厚的精神意蕴。佛教文化中,莲为三界圣花,是清净、智慧与觉悟的化身,恰是修行之人于俗世中守正自持的至高境界。于道家而言,荷花契合“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”的核心真谛,是淡泊超然、守真守拙的象征,诠释出道家清心守静、随性自然的处世格局。

千年文脉悠悠,无数文人墨客沉醉荷姿、感怀荷韵,留下无数传世诗章。北宋周敦颐一曲《爱莲说》,道尽荷花千古风骨,一句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

妖”,将荷花正直高洁、清雅端庄的品性描摹得淋漓尽致,成为后世修身立德、立身行事的千古主臬。

历代咏荷诗词亦各有意蕴。杨万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写尽初夏新荷的灵动稚趣;孟浩然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”,绘尽夏夜荷风拂面、清幽恬淡的静谧意境;更有“绿荷舒卷凉风晓,红萼开萦紫萼重”,描摹出盛夏荷田红绿交织、繁茂雅致的绝美容颜。

伫立栈道之上,看青荷摇曳、红莲嫣然,听风穿莲叶、水漾轻波,暗香萦绕、满目清宁。远离市井车马喧嚣,置身这一方云水荷境,心头所有浮躁困顿皆随风消散,唯余岁月安然、浮生闲适。

遥想当年,苏轼守徐州,疏浚河湖,筑堤造景,为云龙湖埋下千年文心。他虽一生宦海沉浮,却始终心怀澄澈,坦荡从容,恰如眼前一池清荷。他治水安民,于烟火山水间寻得诗意,与荷“不染尘俗、自在自持”的风骨遥遥相合。

盛夏临湖寻荷,伴苏公塔揽一湖清芳。在花影摇曳、云水相依间偷得浮生半日闲,赏自然清景、悟草木风骨,便是夏日最温柔、最治愈的清欢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孙大夫闻言拎起木箱就要走,吕思拦住他道:“医者,仁心也。梁大哥此时命悬一线,我们若不救他,他立时便会死去,但是你若选择相信我,则他可能获救,为名还是为医者良心,请你三思。”

孙大夫深思片刻后道:“反正他已是将死之人,就依你所言尽力而为吧。”

足足过了四五个时辰,吕思才将手术做完。他又开出了药方让孙大夫回去配制,并特意交代要将桂圆红枣粥煎熬半个时辰,时间不许多也不许少。

孙大夫走后,吕思累得瘫坐在梁山的床前。秦明月焦急万分,不时地向帐内问道:“小吕子,你没事儿吧?梁师兄还好吗?”吕思听后只是不理。

一个时辰后,孙大夫将配制好的草药及依法熬制的桂圆红枣粥带进帐内。

又过了一个多时辰,梁山发出细微的呻吟声。孙大夫惊喜万分道:“成功了,你真是绝代名医呀!”

吕思悬着的心终于落下,他轻轻擦拭额头的冷汗道:“侥幸,侥幸而已。”

孙大夫道:“先生何必谦虚,单凭这缝补心脏之术当今就无人可及!”

吕思道:“你年长我许多,怎可叫我先生,我可承受不起。”

孙大夫道:“年龄能证明什么?我乃是行医之人,今日能遇上你这位国医圣手,实乃我今生之荣幸!如蒙先生不弃,我甘愿拜您为师,不知先生可否愿意?”

吕思道:“拜师之事万万不可再提,如蒙不弃,今后我们俩彼此切磋讨论,互相学习可好?”

孙大夫抱拳道:“先生如此说话,当真愧煞老朽了,今后但凡老朽遇到疑难杂症,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”吕思道:“这是自然,但凡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。”

“田儿,山儿现在如何?我能进去吗?”秦苏子在帐外叫道,见帐内无人答应,秦苏子又反身而回。

孙大夫看向吕思,吕思向他点了点头。孙大夫心中领会,走出帐外。

此时,秦苏子已带领众人紧挨着后台又搭建了一顶大型帐篷。孙大夫向帐内叫道:“请班主与班主夫人随我进去,其他人等不得跟随!”

华梦进得帐内,见到床上的梁山后不由得扑到床边,紧握住他的手哽咽道:“山儿,你怎么这么不

小心!山儿,你能听到师娘的话吗?”

梁山睁开双眼瞧着华梦振作精神道:“师娘不必……不必担心……我好着呢。”

华梦哭笑道:“你到此刻还要逞强。好了,不要说话了,你的身体太过虚弱,要好好静养。”

梁山道:“我,我……”

秦苏子道:“山儿听你师娘的话,好好休养。知道你无性命之忧,我们也放心了。”转向吕思道:“想不到你的医术如此高明,你救了山儿的命,就是我们秦家班的恩人,秦某谢过了。”说完向吕思弯腰施礼。

吕思抢上前双手勾住秦苏子的手臂道:“秦伯伯怎可如此,当初若不是你们救我,我早已不在人世了,论起来我该谢过你们才是。”

孙大夫笑道:“你们就不要互相谢来谢去了,吕先生疲累至极,你们且出去等候,让他好好休息吧。”

秦苏子道:“我留下照顾田儿。”

孙大夫道:“你不懂医术,还是我留下吧,吕先生需要时我好打个下手。”

此时,夜幕下正有三双眼睛瞧向帐内。这三人正是梅松三侠,他们三人已瞧了片刻,房婷低声道:“想不到这小淫贼还会医术。”

赵宇上心中高兴道:“小师妹,这淫贼的同门都聚在一起,我们也没有办法下手呀。依我说,我们还是暂时留下静观其变吧。”

文章鱼知道他不想离开,说道:“他们总会有人出门方便吧,到时捉住一个便是。”

到了后半夜,文章鱼有两次机会可抓到秦苏子的门徒,但是都被赵宇上搅黄了,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秦苏子等人的警觉。天将放亮时,房婷哈欠连天,实在撑不住了,就向两个师兄道:“看来今夜是不行了,我们还是回去睡吧。”

赵、文二人也都困意浓浓,便点头同意,跟随房婷返回客栈休息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半盏清凉

李建平

蝉叫得正欢。那声音像是被热浪煮过的,黏稠稠地贴在窗户上,怎么也揭不掉。我放下读了一半的书,起身去厨房倒水。冰箱里躺着半只西瓜,昨天买的,碰一碰,皮都发软了——连它也没了精神。

忽然就想起了祖母的绿豆汤。

那时候的七月,好像也是这么热。午后,祖母会搬一张小竹椅,坐在灶间的阴凉处。面前是一只煤炉,蓝幽幽的火苗,安安静静地舔着锅底。锅里有绿豆、有薏米,还有几瓣陈皮,都浸在清水里,慢慢地熬着。

“要等。”祖母说。她摇着一把蒲扇,不急不躁的。扇子边已经磨得发了毛,扇出来的风带着灶间淡淡的柴火气。我搬个小凳子,挨着她坐下。

灶间里渐渐弥漫起一股豆香,混着陈皮的清苦味道,那味道一出来,暑气就好像退了几步。祖母往锅里加一小块冰糖。冰糖在汤里轻轻转着,一点点变小。我看得发呆,她就笑:“性子这么急,将来怎么办。”

豆子们懒懒地舒展开来,汤色也慢慢变了。一开始是浑的,绿得不透亮。再熬一会儿,竟清亮起来,成了那种半透明的、润润的玉色。我说“好了吧”,祖母还是那句话“再等等”。

要等汤凉,等热气一点点散干净,那锅汤终于沉静下来。祖母这才起身,去碗橱里取两只白瓷碗。她盛汤的样子很好看,一滴都不洒。递给我的时候,碗是温的,不是冰的。她说太凉的东西伤胃,这样就刚好。

我喝了一口。甜是清甜,苦也是清苦,陈皮的香气在舌尖转了一转,就散开了。说不上多好吃,可是咽下去,整个喉咙都舒服了。祖母自己也端了一碗,坐在门槛上慢慢喝。她不说话,我也不说话,只听见外面树上的蝉,一声一声地叫着。

那时候不懂,总觉得这绿豆汤虽然解暑,到底不如井水里冰过的西瓜来得痛快。祖母听完只是笑笑:“长大了你就懂了。”

蝉声忽然又响起来,把我拉回现在。我看看手里的玻璃杯,杯壁上凝出一层雾气,细细密密的。空调嗡嗡地转着,房间里是凉的,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忽然就懂了。祖母那半盏绿豆汤里藏的,哪里只是清凉?她慢慢熬的,是整个夏日的焦躁。熬化了,熬没了,最后沉成一碗从容。她说的“等”,原来不只是等汤凉,也是在等人安静下来。火可以流金铄石,但人可以在心里,给自己留半盏清凉。

我放下杯子,重新拿起书。

窗外的蝉还在叫,可是听着好像也不那么吵了。